

25 166

25

福貢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本辑出版说明

一、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县政协自八四年恢复政协机关始，开展了民族文史资料的征集编写工作，并在县委、县政协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去年，我们委托州政协为我县出版了一本福贡文史专辑——《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今年，我们经过一年的征集编写，特出版《福贡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以飨读者。

二、参加征集编写本辑资料的人员有：木林森、木春富、胡正生、杨明满、普利颜、木劲松等同志；霜耐冬、此阿昌、李卫才、胡志明等离退休老干部为本辑提供资料并撰写了稿件。

三、本辑资料由李道生、杨明满两位同志编辑，并经县政协领导集体讨论审定，负责审稿的有：木林森、木春富、王庆昌、王治生等同志。

四、在编写出版本辑资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州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和县民委的具体帮助，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五、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再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福贡县政协《福贡文史资料选辑》编辑室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政协福贡县文史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州文史委副主任 李道生同志的发言	1
一、解放回忆录	
福贡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	霜耐冬 7
二、气象和物产	
福贡县的气候与农业	程仁图、胡正生 整理 18
福贡的油桐种植	杨明清、胡正生 搜集整理 21
福贡黄连种植史访	张建林 25
三、民族源流	
里吾底傈僳族木氏族的图腾传说和迁徙分布	史富相 搜集整理 30
怒族世系传说	李卫才、段伶 搜集整理 38
甲努腊觉氏族族源及迁徙传说	
恒念 口述	
胡正生、普利颜 搜集	
普利颜 整理 45	
傈僳族源和“傈僳”一词的来历	
胡正生 搜集 杨如铎 整理 49	

从秀德家族族源看依块比“勒墨” 和永祥整理 54

四、“求管”史料

里吾底傈僳族头人称所扒求管史访
..... 木春富、木顺江 搜集 普利颜、木春富 整理 62

五、拓边、设治

记第一殖边队向导——墨阿夺 木林森等整理 80
民国殖边史料摘录 杨明满供稿 86
中国国民党福贡设治区党部成立前后情况概述
..... 张映兰整理 98
腊乌岩关卡和密尼玛哨所的设置
..... 胡正生 搜集 普利颜 整理 106

六、抗战史料

回忆我参加抗日战争的历程
..... 霜耐冬 供稿 胡正生、杨家骏 理整 108
霜耐冬同志在抗日前线写给家乡的一封信
..... 杨家骏 供稿 113

七、人物生平

裴阿欠生平略述
..... 此阿昌 口述 木松劲 整理 115
胡志明

二十七本傈僳文圣经书的译制经过
..... 约秀 口述 胡正生 整理 125

- 傈僳族的祭“尼莫”歌………木春富 搜集 普利颜整理 128
甲努怒族的《送魂词》和《招魂歌》
……………普利颜、叶世富 搜集 整理 140

九、音乐、舞蹈

- 怒族音乐舞蹈的艺术特点……………李卫才 159
傈僳族的民间舞蹈“欠俄”……………木成香 163

十、其他

- 福贡腊乌岩《辟石成途》(封面)
……………张育宝 摄影说明 169
达友古驿道(封三、封四)
……………和永祥 摄影 和立新 说明 169

政协福贡县文史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州文史委副主任李道生同志的发言

(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

福贡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了，我应邀参加你们的大会，并听取了各位领导的讲话和各位委员很好的发言，增加了自己的知识，感到十分荣幸，我表示感谢。

我认为：几年来福贡县的文史工作，由于历任领导的重视、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勤奋努力，工作是有成绩的，成果是明显的，仅就我州已经出版和正在编写出版的十集文史选辑中，福贡的文史资料就有20多万字，将近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通过这些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至少在两个方面发生了作用：

1、使人们对福贡的历史有了较多的了解，为地方史志的编纂提供了一部分口碑资料，在一定的范围和一些方面，纠正了过去由于“左”的影响造成的历史讹误。并为在我州里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起了先行的作用。

2、使同志们看到了各界爱国人士和老同志们，在历史上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明确了党的统一战线在新时期仍然是取得胜利的法宝，进一步提高了对爱国统一战线的认识，促进了对一部分爱国人士的政策

问题的落实，如在座的几位老同志近两年恢复了党籍等。从而对进一步巩固国防增强民族团结起了促进的作用。

现在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了。我们的工作由专职人员单独行动转向了全社会方位的共同行动，力量是大大的加强了，这标志着福贡县的文史工作，将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可喜可贺的，今天福贡县政协领导要我讲几句话，我就讲点自己学做文史工作的情况，同大家共勉，并请各位提出批评指正。

先谈谈为什么要热爱政协文史资料这个工作，怒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也曾在福贡学习工作过，我的大半生是在怒江度过的，可以称个老怒江了。因为是从内地来的，一开始对这里的傈僳族、怒族人民并不熟悉和理解，后来，时间长了，也就逐步熟悉了，理解了，而且对他的社会形态，历史渊源，民族情况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探索的激情。在内地，你能见到从原始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纵横数千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并存的多种社会形态吗？不能！然而，在这里就有这样的活的社会实体，这儿还有活生生的原始人群；有奴隶主和奴隶；也有领主、土司和农奴；有地主和农民；有资本家和工人。从片马、独龙江到怒江，从怒江到沧江走一走，一部活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便活生生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怒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非常缺乏。如福贡县历史上除了记录民国初年至二十几年的历史有一本《上帕沿边志》外，便再也找不到别的史料。这样一来，怒江社会的全貌便鲜为人知而容易受到歪曲，往往被当成“野人山区”、“烟瘴之地”，而令人谈虎变色，并视为畏途。因此，通过政协文史工作，通过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回

忆，把怒江各地各民族的不同社会形态、多姿多彩的历史资料，抢救出来，整理出版，以正人们的视听，并为历史研究，地方史志的编纂，提供重要的口碑资料。这便成了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再者，多形态的怒江社会，决定了实施政策的特殊性。在这样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自古以来人们就探索它的特点，制定过各种特殊的方针、政策。如明清以前的羁縻政策；民国时期的设治政策；建国后我党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等等。它们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把这些历史的路径和足迹记录下来，这对今人正确的认识怒江，理解怒江，从而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建设怒江，也具有启迪的作用和现实意义。因此当我们被推上文史这个岗位以后，我们就把全部精力倾注到这个事业上来。

我认为：办事业，出刊物，首先要立志。也就是说：你对它要热爱，这是成功的首要条件。但单凭热情，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也不会达到目的，几年来的学习和探索，我得到了认识，就是做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坚持贯彻全国政协文史委提出的十六字原则。即：“加强征集，认真核实，及时整理，慎重出版”。对“十六字”原则，我是这样理会的，对不对，请诸位指正：

一、加强征集：也可以说“抓紧抢救”。这是因为，政协文史资料与其它成文资料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亲历”、“亲见”、“亲闻”六个字。我们征集的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口碑资料。这些三亲人士所能提供多少，我们就整理多少。既不能闭门造车搞杜撰文章，也不能捕风捉影，抓住一点，合理想象，搞拼凑文章。因为，这是非历史

的，我们不能要。三亲人士，远的不多了，近的也老了，现在不抓紧向他们征集，把他们的亲历见闻整理出来，再过几年，或几个月，或几天，他们眼睛一闭，很可能一些很可贵的资料也就永远埋葬了。前几年上帕还见到抗日时期的那位吴连长，去年去找他征集抗日资料时，才知道他死了，使我不胜遗憾。所以，我们搞文史工作，要有一个紧迫感，要对三亲人士列出一个征集提纲，抓紧征集，方法上可以普遍号召，造成舆论，引起重视，发动社会人士，大家动手写稿。同时，我们对重点资料和重点人物，还要重点征集，有的我们可以组织采访整理。

现在县上成立了文史委员会，组织上有了保证。相信这个工作将会有声有色的搞起来。我预祝你们成功。

二、认真核实：也就是要切切实实贯彻周总理生前对文史工作的指示原则。周总理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务委员会上提出：“文史资料要有正确方向，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要使文史资料成为历史研究的素材”，“不要哗众取宠，故做惊人之笔”或“近乎消遣”。

我体会总理是要我们做文史工作的同志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征集撰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写出本来面目。不能要求三亲人士说革命的话。应该是当时是怎样就怎样回忆，是怎样就怎样写。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个别人，虽然是三亲者，可是由于动机不纯正，想通过回忆美化自己，贬低别人，或小题大作，歪曲史实，这种情况就需要严格把关，多方面进行核实，我们不能搞有文必录，必须真实可靠。

不真实的资料，发表出去，当然影响很坏，就是保存起来，也会贻害后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好史实这一关。对同一件事情和同一人物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现象，不能强求一

致，但发表时必须审慎，一定要把事情核对实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曾出现过一些缺点毛病，让我们努力学习周总理的指示，把好史实这一关，在这里我们要肯定成绩，坚定信心，坚定信心是主要的，坚定信心才能勇往直前，不可因噎而废食。

三、及时整理：三亲资料不仅要抓紧抢救，而且要及时整理，由于当事人一般年事已高，记忆减退，所述记的资料不一定全面，常常有遗漏或不够准确的地方，需要在整理中加以补充，订正，向别人征询意见。因此，必须对征集起来的资料，一件一件的访问核实清楚，搞得眉清目秀，文通理顺。不要满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否则，虽然费了力气征集了一大堆资料，却不认真整理，最后就成了一笔糊涂账，拿起来无用，丢掉又可惜，劳而无功。

我们要减少无效劳动，就要有锲而不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抓紧不放，办就办好，不要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四、慎重出版：我体会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

1、文史资料要具有时代精神，征集资料，不拘体裁，不拘内容，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在征集之列，都可以接收。但是出版时，就要加以选择和区分，只有达到编辑出版水平，而又适宜发表的，才能编辑出版。达不到编辑出版水平的或不宜发表的，就只能做内部资料保存，不能编辑出版。

一般来讲，我们选择出版文史资料，应掌握这样一个原则，有利于祖国统一，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加强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违背这个原则，就违背了时代精神。这样的资料就不宜发表。

有的资料虽多，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文理也好，但不

宜公开发表，只能内部保存，这样的资料同样宝贵，同样重要。它可以作为内部资料，永久的加以保存，并供给有关方面参考。所以，凡是成文的历史资料，只要是真实的，我们都要付给一定的稿酬。

2、文史资料出版要具有可读性：文史资料，“要载之以文，离文无以言史”。政协是人才汇集的地方，政协的文史资料，应体现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文字表述特点，使人诵之上口，思之有理，读有所获，这就要求作者和编者，都要多下文字功夫，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切不可采取草率敷衍的态度。在这方面我们的刊物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其症结所在，就是急于求成，缺乏高度认真负责的求实精神。我们深感有些不足，现在采取了措施，聘请了学有专长的人士，加强了编辑力量。

我们深深感到，真实是刊物的生命，质量也是刊物的生命，两者兼而得之，才有刊物的旺盛的生命力。

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十分肤浅，请大家指正，我个人学识浅薄，确实不敢担当顾问的责任，不过既然我们都是同行，福贡又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也很乐意在今后随时将我们州的文史工作情况，向县文史委的同行们汇报交流，不断以你们的知识和经验来充实自己，以便携手同行，共同努力，把我们州的文史工作做好。

占用了大家的许多时间，谢谢。

(根据发言记录整理)

福贡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

翁耐冬

一、解放的酝酿

一九四七、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福贡派兵派粮很残酷，老百姓被一串一串的拴起来拉出去当兵，当地人民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为此，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同设治局长姚国宝协商，请他筹给我路费，我去昆明向卢汉主席要求减免征兵征粮。他原先不同意，害怕我去昆明夺他的官。后来他同意了，他向全县每户摊派伍角半开，实际上只给了我叁佰元。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我带着随从杨洪新从福贡起程，十二月底到达昆明。到昆明后才知道卢汉主席去重庆开会，不在昆明，因此四九年一至二月上旬，只好在昆明等候卢汉回来。到二月中旬以后卢汉由重庆回到昆明，我通过碧江县国大代表张树仁，约定时日在翠湖卢汉公馆会见了卢汉主席。会见时，我说：“报告主席，目前我们那里边疆四个设治局，征兵征粮很严重，人民又贫穷落后，要求主席减免，如不减免，人民要向缅甸迁移。”卢汉答复说：“免你们的兵。粮是国家的粮，不能减免。”当面我向他要求给一份文件，回去好交代。他答应可以，我向他行个礼就出来了。为这个文件将近等了一个月，拿到文件后已是三月初了。

四八年十二月底到四九年三月初，我在昆明两个多月时

间。这时正是国共和谈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攻克徐州的时候，当时从徐州打败仗逃回昆明的云南军官，在烟馆里谈论：“过去说日本人厉害，那个算什么？现在共产党的解放军才真正的厉害。”还谈到蒋家王朝就快要垮台等等。我在昆明这一时期内，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思想上认识到共产党快要解放全中国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快要灭亡了。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我们应该争取主动，迎接共产党到来。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我从昆明起身到兰坪县营盘街，因雪未开山，在营盘街休息了二十多天，当时听到剑川已经起义，那时是否事实，还没有把握，随后姚国宝派傅阿伯来营盘街接我，我们一起回到福贡，已是四月间了。我回到福贡，向姚国宝汇报了昆明向卢汉主席要求减免兵粮的事情，并把带回来的文件交给他看，他很高兴。另将全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情况，明白地汇报给他听，他有些紧张。他也知道内地的一些形势，因为他随时派人到维西县了解。

四九年四月，姚国宝下命令给各乡、保、甲长，速派壮丁携带刀弩和药箭，日夜防堵各路口，防止共产党进入福贡。当时我是福贡参议会议长兼任章化乡乡长（现上帕镇），所以姚国宝紧抓住我不放。我同他去腊乌岩子下面拉甲木底、门得期底，看防堵地形，并派壮丁轮流防堵腊乌岩子。腊乌岩子对面江西木呢马梁子砌石头墙设枪孔，派江西的几个保甲防守，北面防守腊竹底岩子。并派鹿马登乡副乡长路阿夺带三、四十名壮丁下来福贡保护姚国宝。正在此时，我看情况越来越紧张。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在一乡乡公所楼上，我召集一乡的乡保甲长，在夜间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外面放起岗哨，谁也不准进来，在会上我讲明目前国家形势和内地的情况，我说：“中国共产

党快要解放全中国了。蒋介石反动政府要灭亡了，我们福贡人民站起来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有好日子过，我们组织起来把设治局长姚国宝赶走，永远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准备迎接共产党的到来。”在秘密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见，特别拥护的是现在离休退休和逝世的民族干部老同志。第二天（大约五月十日左右），我们召集得力骨干分子三十多人，驻防在乡公所，打开一乡的积谷仓来供应伙食。与此同时，我告诉姚国宝，现在防守路口的各保甲壮丁要求，目前农忙季节，他们不防守了。姚国宝听了很紧张，但他又没有什么办法，隔了两三天姚国宝要我到设治局里住，他借口说外面风声不好。但我们也驻防在乡公所里的人，一个也不同意我去，大家认为姚有阴谋，可是我考虑到，如果我不去，姚会找借口，另一方面我估计他对我不敢下手。所以我领着我的小姑娘去设治局住了几天。我对他当面说：“姚局长，我们两个，把你杀掉没有意思，你把我杀掉你也回不去。我们还是互相信任为好。”姚说：“不敢想，不敢想。”因为，当时大权还在他手里，我们人数虽然多，但手中只有刀弩，未便举事。

二、同姚国宝正式谈判

到五月十六日前后，我们同设治局长姚国宝正式谈判，参加谈判的除我之外，还有和文龙和路阿夺，我们要求的条件是：设治局的印信卷宗一切人员枪支弹药及财粮等物，移交给福贡县参议会，移交后，允许他离开福贡回原籍，如果不愿交代，共产党到时交代也可以，但共产党来了，他要想离开福贡，我们就不能放他走，只有把他交给共产党处理。请他考虑。

与此同时，我们又接到碧江来函说，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到碧江。我们由参议会派王国英背三背酒、肉、米，去碧江迎

接党的谈判代表。姚国宝更为紧张，他说他愿意明天交代。二十四日，我们同姚国宝在设治局开交代会议，正在会上快要接交印信的时候，王国英突然赶回，他老实地说：“碧江的有些官员把机枪架在设治局大门口，把那几个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扣押起来了；这些官员说，这几个人并不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王国英才说完，姚国宝忽然站起来，跳得八丈高，他面带奸笑地说：“霜议长，今天我磕给你一个头，把印信交给你才划不着呢！”当时我心头边想着：你别高兴得太早，迟早你还是要磕给我头的，当天我们参加谈判的人确实在思想上很难受，这个接管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当天下午，我同驻防在乡公所的三十多人说：“你们注意姚国宝的动态，防止他逃跑，发生什么事就赶快向我报告。”我就回腊乌家里去了，隔了一天姚国宝派他的通讯员来通知我说：“姚局长请你回去，有要事商量。”我说我回去乡公所没有意思，请姚局长再三考虑，便没有去。直到第二次来请我，我才回到乡公所，又到设治局同姚见面，这次他对我说他愿意移交。

到五月二十八、九两天，在设治局开会，姚国宝作最后正式移交，与会者主要是一乡的乡保甲长及民族人士，外籍座商参加者甚少。

当天由参议会接管了设治局，接收了印、信、宗卷、枪支弹药、财粮等物和常备队、设治局全部人员。五月三十一日姚国宝从设治局起身回原籍，他临走时给我磕了一个头。并说：“霜议长，请你保护我的生命”。我说：“你放心，我们派人护送你。”我们派人从一乡送到三乡，姚从三乡出去。姚国宝赶走后，六月一日，参议会搬进设治局坐镇。所以，定六月一日为福贡解放日。

参议会又紧急通知全县乡保甲长及各族人士，六月三日在设治局召开了有八十八人出席的参议会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报告接管设治局的概况（包括人员、财、粮、枪、弹、文卷、器物等）。并宣布福贡解放。推选县领导成员，会议一致推选议长霜耐冬以议会名义全权领导福贡全县人民，并作了一些人事安排和财粮核支办法的决议，由于出席议会的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议会开得很顺利很成功，开了这次会议后，福贡的局势就基本稳定了。

三、解放后碰到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赶走姚国宝后，六月五日上午封朝汉前来报告说：“从利沙底进来一支队伍，有四十多人，他们自称是共产党的军队，昨晚住宿在鹿马登，还带着臂章，马上就要到达。”在紧要时刻，我同和文龙商量：“现在情况不明，是否共产党的队伍还拿不准，我把自卫队带去上帕村暂驻，看看情况再说，你在局里招待他们。”和文龙回答说：“反正是共产党领导，不必这样搞了。”和文龙一句话，我的心就软了下去。隔了一个多钟头，胡光烈、朱存义带着队伍已到达，我们出去设治局门口欢迎他们。胡、朱两人对我说，他们要到碧江去营救被扣押的党的谈判代表，路经福贡，我们把他们带进设治局里，朱存义我俩在寝室谈话，不见胡进来，突然我发现房门口一边站着一个武装卫兵监视着我，我才知道上当了。隔了十几分钟，朱约我出去看看，到设治局二堂一看，我们自卫队的武器弹药全部已被胡光烈没收，而且胡光烈正对我们的自卫队讲话说：“现在用不作你们了，可以回家，自卫队解散了。”当天晚上（六月六日）胡、朱召集上帕街的外籍座商开了一个会，在会上有些汉商攻击我说：“设治局长被你们

赶走。现在局里当官的都是你们本地人，我们外籍汉商一个也没有。”他们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胡、朱二人那晚开会的目的，一是借汉商的力量压我，二是准备没收汉商的私枪。结果被他俩没收去两枝英造大十响短枪（枪主姓名不详）。到六月七日又召集乡保甲长和乡绅开会，会上胡光烈讲话，说：“大家是否走解放的路线，拥护毛泽东先生的新民主主义？”另外还做了一些人事安排。六月八日早上从福贡转回维西时又逼我送他们到鹿马登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武器都被没收在他们手里，只有随从他们一路走，跟我走的是副议长育阿甲，侄子霜锋，一路上我心里总感到今天去鹿马登凶多吉少，他们可能会杀害我，所以我把身上带着的几钱金子交给霜锋。当天我们到鹿马登住宿。在那天晚上，与我相好的一个朋友有意说给胡光烈等人：“霜的得力人员和好枪还有，你们杀了霜恐怕出不去。”因此，他们才改变主意，同我们打老庚，吃血酒，育阿甲副议长是教徒不能吃血酒，就强迫他举手宣誓，后隔不久，他因害怕就逃向中缅未定界去了，现已死在缅甸。六月九日他们从鹿马登回维西，我们回没治局来了。

六月十六日和桂芳同志由碧江到福贡，我们热烈欢迎，他在福贡开了一个会，当时叫他指导员，会上他讲了解放的意义，并指示外国传教士不得自己活动和传教，并叫教徒担保，由胡德清、有阿直、邓阿冷三人担保王杨美丽；由育阿甲、杨更子、叶付叶、假面使三人担保杨雨楼，以上二人若有潜逃，由担保人员负完全责任。和的讲话，在教徒中引起很大波动，结果隔了两个多月，这两个传教士被教徒暗里送出缅甸，和桂芳同志从福贡想上去贡山，我们派王国英送他，到马吉听到贡山在乱，行不去，他就从马吉回维西去了。